這可能是你、我、我們：鄭先喻《It Could Be You》

文 / 李佳霖

走進展間，觀眾會看到地面上鋪滿了感熱紙，機器不斷吐出一張張大頭照，搭配對應的 IP 位址、姓名、電話與電子郵件 —— 看起來極為真實的個資，其實全是假的。

這是藝術家鄭先喻在作品《It Could Be You》中所打造的系統，他利用網路論壇留言的 IP 位址作為線索，藉此搜尋與推算出 IP 與帳號背後可能的個人資料，並與事先建立好的人像資料庫模型進行比對，產生出與該筆資訊最相近的虛構肖像，再透過熱感紙列印出來，形成一連串虛構的身份資訊。除了這些紙張外，展間中也設置了一台大型電視螢幕，持續播放著由 AI 模型生成的人像圖像。這些視覺元素彷彿模擬出網路世界中即時流動的資訊狀態，在看似匿名的條件下，人們在網路上持續留下種種痕跡，無形中暴露了自身的數位身份。那些「幾近真實」的肖像，彷彿對應著某個曾經留言、曾經存在的具體個人，讓人聯想到森政弘（Masahiro Mori）提出的恐怖谷（Uncanny Valley）理論：當機器的外貌越來越接近人類，卻又始終差那麼一點時，觀者反而會感到心理上的排斥與不適。《It Could Be You》所挑起的不安並非來自機器人的外貌模擬，而是一種資料製造的相似性 —— 我們並未見到某人的具體面孔，卻感覺那張臉「可能就是誰」，甚至可能是「你自己」。

回應本期《藝術松 No.6》主題「agent」，我想從詞源談起。Agent 來自拉丁文 agentem，意指行動的人（one who acts），一個能夠發動行為、有力量的主體。隨著語義演變，它逐漸擴展為代理人、代表人甚至間諜等含義，但都保持「具有能動性」的核心特徵 —— 一個能夠自我判斷、思考並執行行動的存在。傳統上，我們習慣將這種角色視為專屬於「人」的能力，但這樣的主體性正在被重新定義。

根據 Google 內部研究人員的一份白皮書（Wiesinger et al.），他們將 AI agent（代理）定義為一種能夠透過觀察世界、調度工具並對環境採取行動，以實現預設目標的應用程式。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軟體、印表紙、熱感紙，即時生成影像，2022
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軟體、印表紙、熱感紙，即時生成影像，2022
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AI 模型即時生成影像，2022 ／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這些代理不再需要人類的持續指令或介入，只要目標已設定，它們便能透過推理、自主決策來規劃並執行相應的策略。也就是說，AI agent 已經具備部分取代人類行動功能的能力，不再只是輔助工具，而是一種能「獨立完成任務」的主體。

若從《It Could Be You》來觀察 agent 的概念轉變，藝術家所處理的，是另一層形式的「人作為 agent」的思考。他假設每一個在網路上發言的人，都是一個具有行動能力的 agent，他們在數位空間中留言、互動、產生行動，這些行動會被紀錄下來，變成一連串可供分析的資料。鄭先喻的創作操作，正是從這些資料出發，將行為軌跡具象化為一個個虛構的人像。這樣的創作過程不只是生成圖像，更是透過資料去建構對「行動者」的理解與重塑。這也讓我們看到，在作品中 agent 的意義發生了雙重轉換：一方面，它是指人類的原初行動者；另一方面，那個負責搜集、比對、生成、印出這些資訊與人像的系統，本身也成為一種 agent —— 它代理了人的觀察、記憶與判斷，甚至比人更有效率地重建一個從未真實存在過的人。資料成為了主體性的材料，而 AI agent 則是這種新主體的建構者。

此外，在網路世界中我們所面對的 agent 並不僅限於真人使用者。實際上還存在著大量的機器人，或者是以 AI 模型為基礎的 AI agent，它們同樣不斷地在網路上進行各種行動。對照《It Could Be You》這件作品，如果我們前面是從「人作為行動者」的角度出發，那麼是否也可以反過來思考 —— 如果留下足跡的不是人，而是機器或 AI，那這些資料所反推的面貌，是否可能不是人類的肖像，而是某種 AI agent 的樣貌？

當然，從視覺上來看，這些由資料生成的形象可能仍與人相似，這是因為生成的基礎來自人像資料庫。加上 AI agent 本身就是基於對人類行為的模仿與學習所建立的系統，它們的任務往往是取代某些原本需要由真人使用者執行的功能。因此，這些非人類的 agent 同樣在網路上留下行為資料，也就可能成為被資料模型所解析與再現的對象。《It Could Be You》所反映的不只是我們對「人的可追溯性」的焦慮，更可能揭示了一種介於人與機器之間的模糊地帶：當我們在觀看那些由資料推演出的面孔時，是否也同時在觀看某個非人的、人工智慧化的行動者？

雖然藝術家針對作品的自述中，主要是希望觀眾能思考與隱私相關的問題，並重新檢視我們對「真實」的判斷標準。他提醒我們，或許在當代資訊環境中，真實不再能僅依靠資料的對應關係來判斷，而需要依賴更多來自感官與直覺的判讀，重新訓練我們的感受能力。但比起隱私面向，作品所玩弄的不適，反而使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軟體、印表紙、熱感紙，即時生成影像，2022
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我聯想到另一個日常使用網路時的情境 —— ReCAPTCHA。使用者經常被要求在彈出的對話框中勾選「我不是機器人」，或者從一組圖像中選出含有交通號誌、汽車或斑馬線的畫面，以此來證明我們的「人類身分」。它的設計是為了防止機器人濫用網站內容，並確認操作者是否為真人使用者，卻漸漸變成有點惱人的機制，尤其在屢次驗證不過的時候，我們反過來忍不住懷疑自己是否其實是機器人。

最後，我想從圖像生成的角度再次閱讀鄭先喻這件作品的命名 —— It Could Be You。作品名本身就帶有多重的詮釋空間與曖昧，「這可能是你」既是一種指認，也是一種不確定的推測。藝術家希朵・史戴爾（Hito Steyerl）在文章〈均值／惡劣的影像〉（*Mean Images*）中提出對於生成式 AI 的批判性回應：作為數據影像化的產物，這些圖像與其客體間不需存有任何指示性的連結。它們不仰賴光子對感測器或感光乳劑的實際影響。它們向平均值、中位數靠攏，具有幻覺般的中庸特質。它們透過標示平均值來體現規範：它們以籠統概括（likelinesses）取代相似性（likenesses）。就解析度而言，它們可能是『低畫質的影像』，但就風格與實質而言，它們是：均值／惡劣的影像（mean images）。(26) 史戴爾點出的不在於技術層面的真假問題，而是影像本身的功能已產生轉變 —— 這些影像不指涉某個真實世界中具體存在的對象，而是透過模型運算與統計資料推衍出的一種「可能性」。這類影像的本質，不再是「再現」某物，而是「預測」某種模糊且流動的面貌。

這正呼應鄭先喻《It Could Be You》中所生成的每一張人像，都是基於留言者所留下的資料足跡，與人像資料庫中的模型演算後的結果。它可能非常接近你，但它也可能完全不是你。這種介於「相似」與「不相似」之間的模糊狀態，挑戰了我們過往對辨識、肖像與身份的理解。攝影術在十九世紀初發明時，就很快被應用於警政系統與犯罪學中，用來將犯人的面貌與行為檔案化與類型化；而今，在數位網路的環境中，我們所留下的足跡 —— 瀏覽、留言、點擊 —— 也以某種形式延續這種資料化的過程。不同的是，當代的資料化所導出的「肖像」，已不再是對一個具體人臉的再現。正如藝術家所說，每一張生成出來的肖像，都是在無數像素格之中不斷計算後產生的統計結果，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展覽現場，2022
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

鄭先喻，《這可能是你》，展覽現場，2022
攝影：C-Lab 臺灣當代文化試驗場（鄭先喻提供）

它所對應的並不是某個特定的「你」，而是「可能是你」的某種集合。

同時，《It Could Be You》還蘊含著另一層對使用者身份的反思。作為人類 agent 的我們，在使用各種數位服務與平台時，不只是單純的操作者，我們所產生的文字、圖像與行為軌跡，同時也成為許多非人 agent 的資料來源 —— 成為被蒐集、被訓練、被計算的對象。《It Could Be You》，或許不只是指「這可能是你」，更提醒著「這其實就是你」，一方面參與其中，另一方面也成為了被收割與運算的對象。而更諷刺的是，在許多 AI agent 的背後，支撐這些「智慧系統」的，其實是無數隱形的人工勞動：那些標註圖像、分類文字的外包工人群體，他們為演算法清洗資料，卻從未出現在這個看似自動且強大的系統面前。他們是當代的土耳其機器人（Mechanical Turk）[1] —— 我們以為自主自動的 AI agent，但事實上，那背後藏著的，是你、我、我們的身影。

註釋

1. Mechanical Turk 原指 18 世紀一具自動下棋裝置，看似能自主下棋，實則由人藏身機器內操控。亞馬遜以此命名其線上平台，提供群眾外包服務，將簡單任務如圖像標註、資料分類分派給全球勞工執行，常用於 AI 訓練資料處理。因此土耳其機器人經常象徵著「看似自動化、實為人力操作」的勞動結構。

參考資料

Wiesinger, Julia, et al. “Agents.” *Kaggle*, 取自：< https://www.kaggle.com/whitepaper-agents?source=post_page-----937e155cb2ab---------- >.

Steyerl, Hito. “均值／惡劣的影像 .” 攝影之聲 , translated by 溫澤元 , no. 35, 2023, p. 26.